

我开始慢慢懂得并相信 所有的生活 都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降临于你我面前 不动声色地展现着它的美好以及残忍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恭小兵 作品

开门开门开门
我是你爱人

“80后”概念提出和倡导者恭小兵又一力作
继《草根时代》、《无处可逃》后你不得不读的——

爱情真相白皮书

——让你读懂男人眼中的女人，让你反思女人需要的男人——

悦
时
光

开门开门开门
我是你爱人

恭小兵 作品

GONGXIAOBING Works

开门开门开门，我是你爱人 / 恭小兵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399-3708-3

I. ①开… II. ①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4360 号

书 名 开门开门开门，我是你爱人

著 者 恭小兵

责任编辑 赵 阳 姚 丽

责任校对 蒋婉洁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

印 张 9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708-3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时间的功效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很久以前我就说过，我说我必须赶在那朵花开之前奔赴疆场。写完这部不完全虚构却有些虚妄的小说，回过头来，再仔细琢磨自己以往曾经说过的这句话，竟然感到它抽象意义上的真实，在现实意义里，是如此的荒谬。因为这部刚刚脱稿的小说（请允许我暂且将它定义为小说），躺在我的电脑里，我甚至可以听见它在呼吸，在低语，像个有生命的婴（婴）儿，企图与我对话。

尽管写作是件痛苦与快乐互相纠缠的事，它是一份孤独的，不可思议，无法解读的工作。一位心灵上的朋友曾向我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相同的一件事情，被不同的人经历，为什么会有两种截

然不同的结果？她的意思很明显，想问我平时是怎样把握艺术和生活，以至于使两者中的任何一方，不偏颇。

我向她打过这么一个比方：如同街道上行色匆匆的行路人，大家忙着赶自己的路，他人的痛苦与欢乐与自己无关。惟有自己内心系及的人事，才可以唤起自己思维的亲切感。一个投入的写作者，一定会在现实与虚幻里进进出出。可所有偏向于用心灵生活的人，又常常会被现实深深地伤害。自尊与人格，艺术与道德，等等等等。

望着欢乐的影子，我总觉得，有些欢乐真的成为不了真正的欢乐。小说的完成，并没给我多少成就感。对于一个贫富永远无法均等的社会，一个金钱重于一切压倒一切的社会，爱情依靠它，友情依靠它，甚至连信仰也在逐渐依靠它。没钱时，就会觉得钱好，可有了点钱之后，又觉得，有钱与无钱，基本上又一样。

一些琐碎的问题常常迫使我胡思乱想。可一想到某些真实的内容我又感到有点痛不欲生。我们只有存在于自己生存的反方向里，才可以看清楚一些事物的实质与真相。存在于痛苦或者欢乐的夹缝中，才可以更深刻更清晰地体验它们。而

糜烂于一次次放纵的情欲和物欲里，坚挺或者疲软，又有谁还能搞清楚自己活着，到底是在干什么？

小时候，我常对着水里的月亮尿尿。结果水里的月亮碎了，我就会觉得自己很强大。可一抬头，天上的那个月亮却还是完好无损。无数次，我都偏偏不信那个邪，常常刻意憋尿，等憋得实在是憋不下去了，我就重新站在月亮底下，两只小手架住那杆蓄势待发的小机枪，满脸通红地使劲，想象着自己手里拉的是张满弓，恨不得把尿当箭，射到天上去，打碎那个惹我生气的月亮。

历经无数次失败后，也终于渐渐明白：天上的月亮，才是真月亮。但我们永远都打不碎它。我们无能，我们能打碎的，往往都是水里的假月亮。如同我的心灵史，如同我面前的这部小说，片刻之间，它的“辉煌”就消逝得无影无踪。

常常独自感慨，如何收拾生活以及艺术上的残局。收拾艺术上的残局，尽管这个话题显得很虚妄，却可以勉为其难。小说结束了，也算是勉强地替一段昏天暗地的生活划了一个句号了吧。可生活上的残局，一时之间，又怎能收拾得了。

面对这样的一个尾声，说真的，我很不甘。但也只是不甘而已。我曾很深刻很深刻地爱上过一

位女孩,而且至今,我对她依旧念念不忘。写完这篇小说后我才明白,我念念不忘的,可能仅仅是一段爱情而已。带着虚脱般的沉重,我无力为自己的心灵生活划圆。今天之后,明天后天又将是怎样呢?我不知道。或者我的心灵真的老化了,又或者还存在着这样的一种解释:一些年轻的岁月,被风一吹,就真的真的已经过去了,而过去的一切,是回不来的。

至此,我开始慢慢懂得并相信:所有的生活,都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降临于你我面前,不动声色地展现着它的美好以及残忍。天气在某一时刻会变得很坏,但云开日出所占的比例也是很大的。

快乐与悲伤依旧在我的生活之中进进出出。有时候,为了抓住一些早已烟消云散的生活细节,我会在某个时段内变成两个甚至更多不同的我。前者像是一部没死的录音机,总能记得一些我记不起来的事情;后者则保持着一种冰冷的记录,意欲维持住一种生活的原声。据很多人说,时间可以医治所有的创伤。既然很多人都这么说,那我也应该相信这一点。

恭小兵

2010年7月

目录

..... *contents*

Chapter 01 Say you Say me
与你共勉_001

Chapter 02 Tears on my pillow
枕边的泪水_079

Chapter 03 Have you ever really loved a woman
女权主义方法论_129

Chapter 04 Open your heart
开门开门开门,我是你爱人_173

Ending 尾声_269
后记_274

Chapter 01

Say you Say me

与你共勉

楔子：

又一个春天有条不紊地悄然到来。

屋檐下的蜘蛛在网恋，墙角里的蚂蚁在加班。

可柳翘翘从北京打来的长途却彻底扰乱了我正常的生活规律。

那天晚上韩婷婷回来得很晚。客厅里荡漾着杰克逊的《I've never been to me》。之前是《tears on my pillow》和《Say you Say me》。我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面，刚洗完澡，头发湿漉漉的还没来得及擦干。我从镜子里发现韩婷婷推门进来，从后面抱住我。镜子里，韩婷婷的指甲妖艳得如同是十朵正在开放的红色玫瑰花瓣，它们在我的胸前缠绵、交叉在一起，形成一个暧昧的图形并产生出一种揪心的性感。我

觉得自己的身体在暗处起了极大的反应。然后我感觉到韩婷婷在我背后的身体也开始轻微的扭动起来。

这时，韩婷婷趴在我身后轻声问：“现在你是不是很需要？”

我说：“你这不是明知故问么？”

韩婷婷说：“死人，为什么你每次都不主动？”我说：“一直以来不都是你做主吗？”沉默了片刻，她忽然有些幽怨地说：“你就不能当家做一次主人么？”我说：“那好吧，我试试。”于是转回身抱住她走向卧室，开始在那张留下过我们无数激情与梦境的大床上翻云覆雨。可是很奇怪，这项一直以来都由她主导的运动，现在把主动权交给了我，却根本就没有了原来历次纠缠的质量与高度。由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是在韩婷婷的引导下完成的，后来这个过程就有了先入为主的习惯。其实我很愿意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在韩婷婷的主动下去完成，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每次当我看到韩婷婷的双手在我身体上如蛇蠕动般游走时，都会使我联想到花香扑鼻时的那种陶醉。

尝试了好几次都无法入驻胜地，我开始慌乱，只好郁闷地对她说：“还是你来吧，我不适合指挥这种战斗。”韩婷婷在下面笑而不语。她的这种从容不迫让我觉得自己的笨拙在她眼里无疑是一场蹩脚的表演。于是我停止住自己所有徒劳的运动。她的整个身体在我停止运动的那一刹，也如同是一个电场忽然停电那样，剧烈地震动了一下。然后她像是控制不住得意似的大声笑了起来。韩婷婷大笑的时候，胸前的两只乳房就像两只会跳舞的精灵一样晃来荡去。我有些愤怒，于是把手做成兰花指，暗自运气于指尖，趁她不注意，对准其中的一只精灵的顶端用力弹了一下。

韩婷婷尖叫一声，整个身子都挺了起来，差点都把我抛下床去。我从她

的身体上翻下身去，得意忘形地大笑起来。韩婷婷揉了揉那只被我弹疼了的乳头，然后象征性地捋了捋她自己额前的几缕乱发，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真是过分，哪有你这么笨的男人！”我问她是不是已经遇到了不笨的男人。“不需要我去遇到。随便想想也知道，全世界不会这个的男人，也就你一个了。”说完她漫不经心地望着我，说：“我明天出差去香港，和你的情敌一起去。”

这次轮到我叫了，我从侧卧的姿势一下子坐了起来：“真的？明天你出差……该不会就你们俩吧？”韩婷婷说：“不会的，人家可没你那么笨。你替我担心是好事，可是你担心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其实不管是几个人去，走到半路上他只要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把其他人支开，你说你担心是不是瞎担心？”说完后，她特地把身子向我怀里凑了凑，一手攀住我的脖子，另外一只手习惯性地在我胸脯上弹起了钢琴。

其实我之所以尖叫，并不是因为韩婷婷要陪同我的情敌去香港，而是北京的柳翘翘那天中午给我打了个长途，说她最近几天要回来看看。关于柳翘翘，简直是个让我无从说起却又一言难尽的女人。我和她之间的恩怨情仇岂是三言两语可以了断？整个下午，我都在为韩婷婷的存在而犯愁呢。然而鬼使神差，韩婷婷居然会在这么个关键的时刻出差。

“你去多长时间？”

“大约两个月吧。”

“所以今晚你用这事和我告别？”

韩婷婷依偎在我怀里，有些羞涩地点了点头。

—

我常常想，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所有的生活好像都很乱。我第一次这么想，是在 2001 年的某一天。那一年我刚满二十岁。流连于北京这个城市的某些让灰尘和梧桐细毛覆盖的角落。我等待北京西郊的香山红叶盛开，幻想通过写作、和朋友们聊天、直截了当的漫游或荒唐的生活，来度过自己看起来似乎是灰暗色的青年时代。

多年前，我在家乡的一所中学里读书。别人的初中三年，我读了五年，中途还拉了一场特别漫长的肚子，住了半年的医院。这就是一个中学标准垃圾生的全部业绩：不爱学习，初中二年级开始胡来；上课从来都在看小说，要么坐到最后一排去睡觉，或者干脆旷课；真是难以启齿，那时我还有些偏花痴，从给美女老师写情书发展到企图与美女同学接吻；很多门功课开红灯，补考是家常便饭；极其讨厌英语、政治与数学。

高一上学期，我还差点被劝退，我的父母因此而被请去了学校，当过知青和赤脚医生的校党委书记，看在曾和我爸同是右派的份上，给了我最后一个机会：回去复读初三。而我则狠狠低下了高傲的头，假装害羞得想哭泣的样子。

实际上我没真的去害羞。一切来得都太快，快得没容我喘气。没来得及跟那批应届初三生重照毕业照，我就被一辆囚车拉去了少管所。四年后，当收到那座少年监狱监狱长签名颁发的刑满释放证时，我没做任何选择就决定到北京去找柳依依。

那时柳依依在北京的一家房地产代理公司做设计，通过她的推荐，我也被

那家公司暂时收留下，成了一名见习文案，专门见习我的老师们如何忽悠开发商。那时的柳依依身材高挑容貌清丽，说话时语气温柔得让人头皮发麻腿脚发软。半个月后，柳依依将我领进一套没有洗手间但其他什么设施都齐全的青年公寓里。那是她已替我付过半年租金的房子，进去后，她说以后这里就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家。

2001年的柳翘翘还在读大学，因为学校在昌平，所以只有周末的时候，她才回来。好几次我们出去玩，柳依依都试图带上柳翘翘。我说：“你们姐妹俩，我一手搂一个？你别让我太幸福。”

我到北京后，与柳依依的第一次，是她让我把手伸进她的裙子里。也许是经验太少，也许是太激动，我兴冲冲进去折腾没几下就完事了，甚至连她的衣服都还没来得及脱完。之后我就坐在床沿上，看着柳依依在白天暗淡的光线下面对我微笑，然后缓缓站起来，打开房间里的音乐，缓缓脱衣服。我看着她身体的轮廓，感觉着生活的新内容。

那些衣服像窗外的落叶一样缓缓落下来，最后轻轻地落在地上。我受到某种鼓舞，抱住她，从后面进入另一个世界。她的双乳是她全身最美的地方，腰则被人工勒得很细，有一道凹陷的痕迹。后来，我又转过来，跪在了床上，正儿八经和她开始了马拉松。

那次我的膝盖可能都跪破了。事后柳依依对我说：“我的身材棒吧？”

我说：“是呀。但我还是觉得你眼睛最漂亮。”

然后她问我：“在里面憋坏了没？”

我说：“还行，有时候感觉憋得慌，更多的时间我都在里面看书或写作。”
完了我问她：“我是你的第一次吗？”

她笑了笑，很诚恳地回答：“你不是，老五才是我的第一次，我高中时被老五诱奸过，他骗我说第二天就要去参军，就把我带到了女人的行列。”

“你不伤心？”

“当然很伤心，不过我乘机就把你给做了。”然后她扬起了她的手指，说她这里应该有枚大钻戒，但她想三十岁之后再结婚。

我问她：“不信爱情了？”

她抬起头，那双眼睛依然美丽和茫然，说：“爱情，我信呀。你不信？”

我没回答。

柳依依做我那一年，我刚满十六岁，中考在即。有天下午，我躲在家里的小阁楼上拼命打游戏。早已成待业女青年的柳依依去我家看我。那天柳依依说：“快考试了吧？压力大不大？唉，可怜的小家伙，走，学姐带你出去散散心。”我说：“屁大的压力。我才不在乎呢，考上考不上无所谓。”

路上，她非常大方地送给我一包万宝路，而她自己则抽着那种细长的摩尔。我们俩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的。后来，柳依依以找个地方歇歇脚为由，把我带到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屋。我估计那屋可能是她租的，一个专门供她寻欢作乐的快乐巢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俩只是席地而坐，面对着小屋里的VCD，进行着疯狂的男女声二重唱。我那时候最喜欢听张楚的《姐姐》。每次当我吼到“哦姐姐，我想回家，握住我的手，别让我害怕”时，柳依依就坐在一旁抿嘴而笑。

吼了没多久，我就觉得自己已经筋疲力尽。这时，柳依依又从外面弄进来好几听易拉罐啤酒。她一边教我怎样喝啤酒，一边还拉严了房间的窗帘。VCD里的张楚专辑，不知何时，也被她切换成激动人心的三级片。然后柳依依就开始旁敲侧击地盘问着我，以前看没看过毛片，做没做过那件事？我被柳依

依盘问得无地自容，电视机里的画面，也使得我坐立难安。柳依依笑嘻嘻地说：“哟？还是个童生呢？看在你是我学弟的分上，我今天就替你开次苞吧。这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一把就将我推倒在地，气喘吁吁地抓住我的小弟，像老鹰抓小鸡那样，把它从鸡窝里抓了出来，还煞有介事地模仿起那部正在播放的毛片，用她的鲜红唇印，在上面疯狂盖章。

一年后，我在少管所服刑时，总是记不起来，柳依依具体长的是啥样。纤细？丰满？漂亮？一般？丑陋还是惨不忍睹？除非我看见她本人时，才可以得到以上结论。假如单凭记忆的话，我只记得，柳依依的每根手指上，都保留着一段很长很尖锐的指甲。指甲上涂抹着艳丽的指甲油，像是一个被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改良妓女。她喜欢跳舞，喜欢唱歌，还喜欢抽那种细长细长的女式摩尔。

好像是柳依依事先有所预谋，所以整个过程显得特别漫长。但那事给我最初的感觉，不过是一只羽翼刚刚丰满的小鸟，飞在高高的云端之上，懒洋洋对着大地偷偷撒了泡尿而已。

第二天清晨，当我浑身无力地离开柳依依的房间时，她还赠送给我一个可爱的小礼物。那是一根由她自己亲手编织的丝绸手链。她把那根手链送给了我，说是以示纪念，并希望那根手链，能给我的中考带来好运。冲着柳依依最后那句话，我对她那点儿可怜的好感，至今都保存无缺。

我到北京一年后，柳依依就离开北京离开了我，一个人回老家去了，因为我和柳翘翘的一些事，对她的伤害非常大。离开她后，我有时很想她，就给她打电话，但好几次都是老五接的电话。我只好随便问了问柳依依的情况，就挂了。

以上这些情节，外加十条中南海，被我以书信和包裹的形式反馈到一个名叫秃子但尚未释放的狱友那里。正在服刑的秃子在回信里如此写道：“大哥你一定能出人头地，因为你是一个让我喜欢和敬仰的好人。”可我从来就没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我知道秃子夸我好人的用意，他是在鼓励我继续给他寄香烟。所以我给他回信时这样说：“我和你并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也许，我是坏人，你才是好人。”写到结尾处，我向他道歉，说：“以后我不能再给你寄东西了，因为我要自己养活自己。其实外面很艰难。”想必秃子会扔了或者撕了那封信。但无论如何，他的前一封回信却让我真的很想回到从前的上铺去。

我到北京后没几天，柳依依带我去离北京不远的北戴河游泳。她的泳技非常好，我们互相比着赛着就已经游出了很远。前方更远的地方本来可以看见一个小岛，后来由于是方向偏了又看不见了。突然，水面上又下起了大雨。雨点打下来，和浪花混在一起，扑到脸上，感觉很不爽。这时我转头往回望，除了浪花和雨滴，一切都显得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到。

那一刻，我真的很想一直往前游，不回来算了。可是柳依依忽然朝我喊了一声：“小灰，我们现在游回去好吗？”被她一喊，我才醒悟回来，继续往前游就是逐渐游向死亡，游向另一个不可捉摸的世界。于是我们一起折返，柳依依游得比我还快，但也花了半个多钟头才到岸，似乎比之前花费的时间翻了三倍。

我像游回岸边一样终于游回了北京。而柳依依后来则因为受到我伤害，黯然游去了她人生的另外一个岸边。我游回北京后的某一天，得知我的狱友秃子伙同了另外一名被判死缓的犯人越狱逃跑，没出三天，就被英明神武的监狱警察们缉拿归案。秃子因此被加了3年徒刑，他的同伙则被拉到大蜀山下的一处刑场喂了枪子。

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正躺在一家桑拿中心的休息大厅里，旁边围过来五六

位波涛汹涌的按摩妹，我一边接电话，一边感觉有好大一阵空虚划空而来，随之来临的是些不切实际却又异常真实的悲伤。

柳依依替我在朝阳区八里庄附近租的房子，距离某著名文学院只隔半条马路。不久前去那个文学院进修文学的作家们也喜欢跑来这边自己租房子。那批作家基本上都已结婚，但私生活却糜烂得一塌糊涂。一到夜里，我房间两边的房间里就会出现各色女人。而我则经常是在满街灯火的夜里，横穿半个北京城，打车去昌平跟我那从小就有些不清不白的柳翘翘幽会，那段时间，柳依依被公司派遣到湖南去忙一个大项目，几乎每两个月才回北京一次。

不过我挺喜欢那个文学院。喜欢这个巨大的城市绿岛，喜欢这个对物质的疯狂过程还略有抵御的精神城堡，喜欢这个布满银杏树、樱花树、松树、柏树、梧桐树、杨柳、广玉兰树、榆树、香樟树等多种树木的地方，喜欢那堵刻有名作家名字的有裂纹的褐色墙壁，喜欢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作家和作家们的老师，喜欢那些很沉的青砖楼房和一些其他的有爬藤的老房子，喜欢那些喧闹的作家宿舍以及宿舍过道、盥洗室里飘出来的种种异味。

在心怀窃喜、忧郁又有点兴奋的感觉里旅行，尽管我在这里还是会做有关秃子或被加刑或被枪毙的噩梦。但我发自内心地喜欢这里，同时怀念起少管所里自己那段不算光彩的过去。抽空我还回忆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因为在那段对什么都懵懵懂懂的岁月里，我曾有过一段非常纯洁的感情。

那时候，因为距离学校近，我经常赖在医院分配给我妈的单身宿舍里。莫名其妙地，我觉得，自己忽然迷恋起住在我妈宿舍隔壁的，那位身材娇小的女护士。我能记得，她好像经常来我妈这边，虚心地向我妈请教着一些医学常识。看得出她是个非常热爱本职工作、上进心非常强烈的人。我还能记得，对她那种异想天开的单恋，折磨了我整整一年。